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五〇四回 惡曹勇獻計請名人 妙賽花當場施毒手

卻說雲龍見王朗說他是奸細，登時大怒起來，便想動手。此刻為曹勇勸解下來，一路下山而去。這裡飛雲子恨不得將王朗結果性命，齊星樓圖未得，此圖乃是家傳寶物，奈他生死各門，以及八卦、五行之類，稍一錯誤，便壞了大事。雖因自己起造，到了用關鍵時節，仍然按圖行事。若因一時之誤，絕了交情，王朗自格外防備，那圖依舊取不出外邊來。當時見雲龍帶怒下山，也就向王朗說道：「王大哥，你我金石同心，肝膽相照；咱若三心二意，初時為何造下此樓：此時與俺哥哥前來，難道另有別意麼？非俺出大言，這合山之一中，如有人與我打個照面，破一門路，也是英雄好漢；在俺看來，也不過是無名之輩撥弄是非，非是他的技藝。你乃是一山之主，用人好壞，尚不知道，尚能成什麼大事？今日與你說明，這裡俺在山中，這樓上事件須憑咱專主，不能由你牽制，如若不能，俺也自走他路，莫說我有始無終。我哥哥現在去山下，不知又奔赴何處。

豈非是汝別尋煩惱哩！」這番話只說得王朗啞口無語。曹勇在旁，只是面紅耳赤，當時只得答道：「雲三哥幸勿多疑，寨主想汝上山，如魚得水，豈有反聽人語之理？這樓上制度請你擺佈便了。但是各處朋友，尚未齊集，且等眾人上山，再興工役。

那時施不全無人來，咱也要奔赴淮安，殺他個盡絕。此時三哥權請息怒，小弟明日下山追請大哥便了。」飛雲子到了此時，也只得趁此下樓，回轉書房而去。

這裡王朗為飛雲子一頓搶白，也是將信將疑，只得再將曹勇請來，暗下計較。曹勇道：「這情形早已露出，目下惟有開列山名，派人星夜到各處敦請，若將眾英雄齊集山下，雖再有黃天霸等人，也無大礙於事。」說畢，便開了一單，寫了名姓，並珍珠寶貝聚請之物，命人分路而去，約定下月初一到山。兩人分撥已定，揀了幾個親信的頭目，帶著嘍兵分頭而去。次日，王朗恐飛雲子疑惑，就出來陪禮，請他上樓，商量各事。飛雲子也有所耳聞，也就不動聲色。

光陰倏忽，約有半月光景，這許多強盜皆陸續而至。到了初一，王朗便命闖山殺牛宰馬，重新聚義。內中惟有黑閻羅同蠻和尚最為兇惡。黑閻羅頭戴一頂豹子冠，身穿一件魚鱗襖，兜襠襖褲，腳下銅裏鐵尖鞋；另有一種絕技：那魚鱗甲內藏著四百七〇個鐵彈子，到了爭鬥之時，遇見敵手，即使用此器傷人，聽你再眼明手快，也要傷損。蠻和尚頭戴束髮紫金箍，身穿百衲衫；手使鐵禪杖，〇八菩提珠，百發百中。當時向王朗言道：「大哥這山中也有這許多人馬，一個施不全尚擺佈他不得，還想什麼天下呢？非我出大話，今日就此下山，奔赴淮安，除去這狗官，共圖大事，也如探囊取物。何況一個殷龍，便各懼怯。」黑閻羅道：「殷龍這雜種，也只能在殷家堡獨霸一方，見了我兩人，恐那個蓋世英雄，一朝喪盡。」兩人你言我語，豪興登時勃發，便要下山尋殷龍廝殺。王朗知道不能攔阻，只得命人送他下山，向殷龍店內而去。

卻說雲龍下山之後，便先尋了殷龍，與殷龍說了一番。乃道：「我家三弟，與我性情不同，此時未得樓圖，斷不肯半途而去。但是普潤到淮安送信，至今不知如何，萬君召與天霸皆不見前來，你們翁婿二人久久在此，也是無益。我既與他翻臉，此處安身不得，不若此時投到淮安，催促眾人到此，那時裡應外合，一鼓可破。」殷龍也知道人少力薄，於事無濟。見他自己要去，自是喜出望外，當時即寫了書信，稟明施公，速請天霸前來相助。雲龍就此前去。

這日殷龍與賽花在店前閒談所做的事，忽見對面有個少年，在門前望了一眼。殷龍知道是巡風的嘍兵，登時向賽花說道：「我兒，你曾看見麼？」賽花道：「與爹爹就此前去，看有誰在此探窺？」說著，兩人離了客店，約走了二里多路，前面一帶樹林，早見方才的嘍兵站在林外；後邊一個束髮紫金箍的和尚，手執禪杖，高聲叫道：「殷龍這狗頭，既在此地，我去試他一試。」說著，連躡帶蹦，跳出松林。賽花哪裡忍耐得住？

腰間拔出利刃，兩個足尖向前一頓，早到松林近前，向著和尚叫道：「禿驢休得猖狂，奶奶乃殷龍之女殷賽花是也！汝是何人？敢來送死！」蠻和尚見來了一個女子，哪裡放在心上，不禁哈哈大笑道：「佛爺菩薩心腸，不肯犯色戒，若要你這賤貨無用，看你姣姣的女子，也難挨一禪杖。今開莫大之恩，饒汝狗命，從速回轉，命殷龍前來好好送死！」賽花聽他這言語，不由得舉劍就刺，說聲：「禿廝，休得逞嘴，看劍！」說著，已望那禿頭上一下。蠻和尚毫不介意，將禪杖望上一迎，說聲：「來得好！」但聽噹啷一聲，早將那利劍掀在旁邊，接著一禪杖也就攔頭打來。賽花見他來得厲害，也就不敢怠慢，兩手貫足了勁，用了個古字式，將禪杖架住。

殷龍見女兒吃力，恐敗在這禿驢手內，趕著到了面前，喝道：「禿狗頭，與這女子交手，尚算英雄好漢麼？要會殷龍，殷龍在此！馬上步下，聽汝前來。」和尚見殷龍出面，隨即收

回禪杖，望殷龍上下一望，笑道：「我道你是個人間惡鬼，天上邪神，不能奈何汝怎樣，在我看來，也不過尋常之輩。不要走，看我傢伙！」說著，用了個拜佛聽經式，身軀向上一躡，禪杖頭在上，鐵柄在下，左手向前，右手握杖，由上而下，拚力的從頭上打來。殷龍看見，吃了一驚，暗道：「這賊禿驢好一派身手，幸得我與他，若是別人，這一杖便難躲過。」當時趕將利刃握在手內，一個鷄子翻身，翻出圈外，用個四兩撥千斤的刀法，對上禪杖，拚力往上一隔，方才掀了過去。和尚不等他還手，復又一下，攔腰掃來。殷龍反進前一步，到了和尚面前，舉起利刃，便往他手腕上一下。和尚吃了一驚，隨即罵道：「好雜種，汝這詭計，前來嚇誰？」說著，拖著兵器，兩足往後一退，方將一刀讓過。殷龍恐他又來還手，遂用了雪舞梨花的刀法，前後上下，如刀山一般，直奔和尚砍去。和尚見了笑道：「殷龍，汝享了半世大名，今日英名何在？我只殺了兩下，汝便現出這模樣，難道佛爺便怕汝這刀法麼？」當時就將禪杖飛舞起來，對定刀頭一路掀去，招架上下盤旋，毫無半點漏空。殷龍一路刀法舞畢，未了一刀，稍有破綻，被和尚一禪杖掀落在下面；然後將禪杖高起，四〇八路一齊打來。殷龍幸知道他這門路，趕將利刃護著週身，對定了禪杖頭兒緊緊的隔去。一來一往，力戰了二三〇合，彼此不分勝負。

賽花見父不能取勝，便從那袖內取出金鏢，對著和尚一鏢打來。蠻和尚正打之間，忽然一道白光對命門飛下，知道有人暗算。但將頭顱一偏，兩指頭當中一夾，卻巧那只金鏢拿在手內。賽花見一鏢未中，復又一鏢放出，正對咽喉；蠻和尚將頭向下，張開大口，隨即咬住。此時賽花心下著急，一連又發了兩隻金鏢，已到前面，仍然用手接住。接住第二隻，又將才接的金鏢放下。賽花連發四鏢，俱未打中。忽見蠻和尚袖口一起，放出一物，欲知什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